



长青给人第一印象是高大、帅气。一米八几的个儿，挺拔、笔直，我站他身边，足矮了一头！记得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们同在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培训班学习。初次见面，大家不免互相打听，来自何方？干什么的？长青说，我姓赵，叫长青，来自东北黑龙江，团省委工作。啥工作？团省委副书记。

呵呵，团省委副书记？大家一惊！这么年轻，如此帅气，大有可为哪！此后，一起学习，早操、午休、晚餐、自习……都是刚刚三十八九、四十出头的人，却都像年轻人一样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走路像小跑，常常握拳头，仿佛骨节也嘎嘎作响！没想到这位团省委副书记还是诗人，联欢晚会，诗歌朗诵，登台长吟，余音袅袅，是又一难忘印象。

毕业后，各自忙碌奔波，联系也少了。只听说，他有诗集出版，中国作协专门开了研讨会，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有一专题发言，对长青的诗歌，大加赞赏。陈在致辞中说：长青是一个时代的歌者、生活的歌者，他永远置身于滚滚的生活洪流中，不竭地

寻找歌唱的题材。在欢庆建党80周年的人海中，他的思绪和白鸽一起飞翔，最后汇成了“飞翔的乐章”；在五环红旗冉冉升起的队伍中，他的心潮也涌动难遏，直抵云天，最终汇成高鸣的进军曲；在香港回归之夜，他把百年的心愿，托付给舞动的长龙，把无尽的情缘，投入盈盈的美酒；在共和国的五十华诞，他又把奔腾的三江作为琴弦，叙说“情与火编织的故事，歌与诗合成的乐章”……他的情

诗充满炽烈的热情和理想主义情怀，这在当下，非常难得。还听说，由长青填词、徐沛东谱曲的《五环之花》，在2008年奥运会前荣获奥运歌曲征集优秀作品奖。歌词如此写道：地球本是一个家/五环盛开一朵花/圣火点燃生命的激情/奥运舒展古老的中华/不同的健儿/拥有同样的梦想/不同的肤色/汇成灿烂的云霞/啊！五环之花，五环之花，向着太阳绽放，把花香洒遍海角天涯……

法界了？还到了金字塔顶端，当副主席了？哪里哪里，嘿嘿嘿嘿。仍是帅气地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回家后，将台历翻开，细细品味。说实话，对于书法，我是外行，说不出个好坏。但一个人字到底好不好，我是看得出来的。其实也很简单，就看舒服不舒服。看着舒服，却又说不出舒服在哪里，这就是好字。长青的字，就有这味道。我的评价是，才气横溢，相当不错。见到一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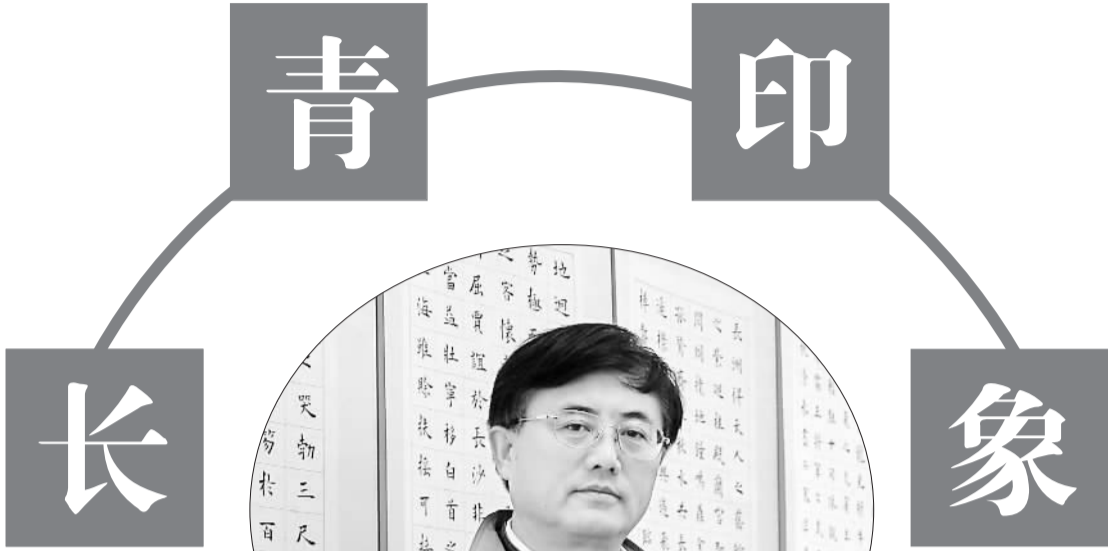


赵长青书法作品：上善若水，厚德载物

的。”这应该是内行之语，我写不出来，但深以为然。

真没料到，当年那么年轻帅气雄心勃勃的团省委副书记，并未按照人们想象的本应走得很顺的仕途继续走下去，却拐了一弯儿，成了诗人、书法家。若问，走仕途好还是从事艺术好？应该是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吧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仕途与艺术，迥

求不同，甜酸苦辣，亦不相同，仕途比较张扬，艺术却须内敛。仕途跌宕起伏，往往身不由己，艺术相对稳定，前途自己把握。我相信，长青的事业定会长青，诗歌，会越写越好，书法，会越写越好，这是人仕当官的人所不能企及的。我们四川老家有句谚语，倒起吃甘蔗，越吃越甜。这，大概说的就是长青吧。



詹国枢

感是如此的真挚、率真，以致有时甚至可以忽略含蓄、曲折、委婉、隐喻等艺术手段，他表达的是另一种诗意，另一种风格，我称之“和山岳江河一道酣畅地歌唱”。

后来，我又听说，著名诗人雷抒雁对长青的诗歌也称赞有加，认为其

此后，又无音讯。直到前些天，几位书法界朋友小聚，这才见到生气勃勃仍是那么高大帅气的长青！长青哪，这些年都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，就这么过来了呗！嘿嘿！说着，递过一本自制的2014年台历，上书神采飞扬4个大字：龙马精神。

这是长青自己的书法台历，共12页，每页刊载一书法作品。因是聚会，未及细看。朋友介绍说，长青是我们书法界的领导哩，快10年了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。嘿，好家伙，长青，进入书

界评论，写道：“赵长青的书法弥漫着诗人风骨，书卷之气，书法是他诗情的外延。既有魏晋风韵，更含有一种淡泊宁静、潇洒自如的清逸之气，总让人联想到初春的原野，习习的微风，潺潺的小溪，竞势而出的初篁新笋，古拙苍朴的幽松虬柏。这正是其所独具的文化修养和诗人气质决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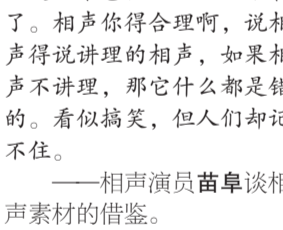


赵长青行草作品：马路祥和



良好家风的形成必须靠家教。不幸的是，我们今天已经不自觉地将“教育”窄化为“学校教育”，并没有将“家教”安置在“教育”的重要位置上。

——钱忠恕教授谈“家风”。



现在我觉得很多演员，就是一个包袱扔出去就不管了。相声你得合理啊，说相声说得讲理的相声，如果相声不讲理，那它什么都是错的。看似搞笑，但人们却记不住。

——相声演员苗阜谈相声素材的借鉴。



放弃对收视率的盲目崇拜，寻找电视剧之于荧屏的价值，让好剧成为权衡与分配利益的唯一标准，纷乱的收视率自然会退居到其该有的位置，无法干扰整个电视剧产业的健康运转。

——文化评论人韩皓月谈收视率虚高时如是说。



我坚持认为：即使现实生活中的确流行比哲学，文艺作品也不能复制它，文艺作品应该教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学坏。这点对于价值观教育，特别是孩子的价值观教育非常重要。

——陶东风教授表示。



文学杂志的功能并不在盈利上，而是在它的社会功能上，恰恰是当前的商业社会中，过度地强调投入产出，以盈利与否衡量一切，使得文学杂志陷入了生存的困境。

——诗人叶匡政认为。



中国当下并不缺少所谓的“商业戏剧”或者娱乐戏剧，去各地卷票房的戏太多，而真正具备艺术和精神品质的太少，娱乐过度，只会令中国戏剧岌岌可危。

——导演赖声川认为。



你觉得剧本很好，但是没有人帮你投钱来拍，那就说明市场或者金钱不认可。你要不断地跟着他们调整，同时你得保留自己的风格和最初的冲动。

——导演刁亦男在谈及《白日焰火》的拍摄过程如是说。



非常好声音

(刘蓝忆辑)



电影《风声》

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等西方几大报刊都对麦家即将出版的《解密》英文版给予好评。

对此，麦家表示：“被人表扬总是开心的，被外国人表扬也许可以开心得更坦然，更心安理得，不必顾虑有人情因素。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了解，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封闭乡村、政治迫害或扭曲的性爱等等方

面，很偏狭。当他们发现我这本书时，甚至一度怀疑我不是中国作家。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落差，让他们对我感兴趣。”

麦家透露，此次推出的《解密》

海外版内容上并未增删，翻译完全忠实原著，接下来两家出版社还将推出《暗算》英文版；《风声》则正在谈合同。

由于美国FSG出版集团素有“诺奖御用出版社”之称，旗下有21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其他一些虽未得奖但很“火”的作家，此次《解密》由这家出版社负责出版，也引发大家的关注和猜测。对此，麦家直率地表示，“诺奖谁都梦想得到它，但我的这个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。这不是我谦虚，而是我清醒，我的作品更像一把匕首，我理解诺奖更喜欢锄头：不怕笨重、难看，只要能刨地、挖掘。”

题旁图片为王实摄

『说我写谍战小说是误读』

上官云



麦家

写小说缘起写日记

现年50岁的麦家出生在浙江一个农村家庭，儿时刚好赶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代，当时他的父亲是右派，爷爷是基督徒，外公是地主，用麦家的话说，他们家的政治地位“低到了泥土里”。

“当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瞧不起我。我整个童年、少年都十分孤独，只



电视剧《暗算》

好写日记，把日记当朋友。”麦家回忆道。他从13岁开始记日记，将心里的苦楚全部记录下来，日记也成了他的一个发泄渠道。那时农村经济落后，电灯都舍不得开，他就在路灯下写，月光下写。这个习惯一坚持就是十多年。“写日记成了我的毛病，不写就难受。后来我写小说也与之有关。”

1986年，他偶然读到一本小说，美国作家塞林格的《麦田的守望者》，写的是一个孤独少年的内心的苦闷和反抗。麦家说，他当时觉得这小说就像自

己的日记，那种满腹牢骚，那种对外界的恨，与自己日记里的情绪完全一脉相承。“既然小说能这样写，我干吗不写？”就这样，他开始一边写日记一边写小说，第一篇小说《私人笔记本》，几乎就是他日记簿里剪出来的。

大部分提起麦家的作品，很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“谍战”两个字。但麦家却说，严格来讲这其实是对他小说的一种误读，是在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出于宣传的需要形成的概念，“间谍是行走于刀尖上的人，我的主人公连刀枪都不会玩，怎么算是谍战呢？”

不可否认，目前麦家的不少作品都是畅销书。麦家笑言，这可能是因为在文学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了一些诀窍，“这个诀窍就是我相信，读者的趣味和这个时代一样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我们必须要去发明新的小说，开创一种新的写作题材和风格。我后来写了一系列以密码和解译为主的小说，这是以前中国文学没人写过的，完全是新东西。”

“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了解”

据悉，负责在英国和美国出版《解密》的是大名鼎鼎的两家出版社。“英国的是企鹅出版集团，美国的是FSG出版集团。”麦家称，国外与国内出版机制不尽相同，“在新书上市之前，有一个样书宣传期。一般图书的宣传期是2-3个月，但这次我的《解密》宣传期达到8个月，先后派出4批记者到杭州给我来做专访，可以说重视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”迄今，美国

近日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以3000字的篇幅对麦家进行了题为“中国间谍小说家笔下的隐秘世界”的报道，3月18日，麦家的小说《解密》也将在美国 and 英国同时上市。随着西方媒体对麦家的关注度急剧升温，这位获过茅盾文学奖、去年又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的作家再次成为焦点人物。被称作“中国谍战小说之王”的麦家却表示——